

超越血脉的亲情

张红

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溯游，妹妹恰似一束光，从悠远的时光深处款款而来，温柔地照亮了我成长路上的每一道裂缝。

妹妹比我小3岁，生得玲珑俊秀。幼时，母亲走亲访友时，常一手环抱着她，一手牵着我。她奶声奶气地唤我“小哥哥”，我仰起头与她对视，她眼眸灵动，时常对我挤眉弄眼，那得意洋洋的模样，惹人怜爱又令人无奈。

在乡亲们的窃窃私语间，我懵懂地知晓，妹妹原是从邻村抱养的。在一次分食母亲给的核桃与柿饼时，因她动作敏捷占了先机，我满心不甘，脱口而出：“你是妈妈抱回来的娃，还跟我争什么？”此言一出，妹妹的脸色瞬间凝固，哭着奔向母亲告状。

母亲闻声而出，扬起的手掌悬在我面前，我惊恐地瑟缩着。可那手掌却温柔地转向妹妹，轻轻地拭去她脸颊上的泪珠。

晚餐时，母亲不动声色地对妹妹说：“你小哥哥也是我从后山里抱回来的。”我将信将疑，蔫了下去。此后，兄妹间的争执添了新花样，我竟再也占不到上风。

妹妹自幼孝顺。有一次，我们上山打猪草，我捡到几枚蛋柿，高兴地与妹妹分享，她却从我手中夺走最大的那枚，用树叶包好，带回家送给母亲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妹妹也到了上学的年龄。我们的学校只有一个复式班教室，总共三四十名学生，5个年级一起上课。妹妹每天和我一起上学，放学了一起去路边打猪草，然后有说有笑地回家。我上中学后，小学被撤销，新学校距离我家有5里多崎岖的山路，妹妹只能无奈地选择了辍学，那双本该握笔的小手，开始在灶膛边生火，在田埂上拔稗草。

那个年代的农村，孩子们上学实在是困难重重。我们得自带口粮，还要按照口粮的比例上缴干柴。

每到周末，我就央求父亲，陪我到自留坡打柴，上学时再扛到学校交给会计老师。一个学期下来，我的名下竟然结余了一千多斤干柴。我将这些柴火按每斤1分钱的价格转给同学，陆陆续续拿到十几块钱。对于当时的学生而言，这可真是一笔巨款。

那是一个四月天的周末，我拿着这些辛苦攒来的钱，来到县城。在东街，我找到一家裁缝铺，想给我和妹妹各做一件山里娃大多都没穿过的的确良衬衫。裁缝阿姨听了我的诉求后，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。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

她，她先是认真地为我测量，又仔细询问了妹妹的身高，思忖片刻后，让我买最少的布料，经她巧妙裁剪，为我们兄妹二人各做一件衣服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妹妹的衬衫衣袖就需续上一截，多一道缝线的印迹。

待到下个周末，我从县城把做好的衣服拿回家送给妹妹，妹妹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这两件天蓝色的衬衫，我和妹妹珍爱不已，不知穿了多少个年头，它们见证了我们成长的岁月，也承载着那份真挚的手足之情。

我上大学那年，妹妹15岁，在县城一家麻花店打工。开学前，她特意请假回来送我。她递给母亲200元钱，说是给我凑学费，还送我一件黑色西服。我接过衣服准备试穿，目光却被妹妹的双手吸引：原本纤细娇嫩的手，因日复一日在油锅边劳作，被溅起的热油无情地烫出了一个水泡。望着妹妹那双伤痕累累的手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痛楚，泪水也奔涌而出。在那一刻，我领悟到，真正的幸福，原来是有那么几个人，默默地替你承受生活的苦难与粗粝，却将满怀的星光，温柔地捧至你的面前，照亮你前行的道路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来到医院工作，不久又介绍妹妹到医院从事保洁工作。没承想，这一干就是整整21年，妹妹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尽职尽责，多次得到医院领导与同事的赞誉。在医院共事的21年间，我与妹妹仿若回到了童年时代，每日都能相见，总有源源不断的家常话要唠。在妹妹经济困难时，我总是想方设法去帮衬。尽管这些帮衬只是杯水车薪，可她却常向同事提及我对她的诸多恩情。这份手足情谊，在时光的流转中愈发醇厚。

多年来，孝顺懂事的妹妹坚持和我一起赡养母亲。3年前的深秋，母亲不幸离世。我和妹妹料理完母亲的后事返回城里，分别前，两人相顾无言。妹妹突然开口说：“哥，没了妈妈，我们的家就没了。”“以后我家就是你的娘家，我们仍是一家人……”听闻此言，妹妹抓住我的衣袖泣不成声。

我忽然明白当年，母亲说我们都是“抱来的孩子”的深意。血缘不过是偶然的际遇，而用岁月浇灌的亲情，才是扎进灵魂深处的根系。那个总爱揪我衣角的小尾巴，那个用树叶包着柿子献给母亲的精灵，那个在油锅前将双手烫出水泡仍要给我买衣服的傻姑娘，在40年光阴里，早已长成了我生命轮里最温暖的纹路。

炒饼里的温情

梁彩霞



一笑间，忽然懂得：爱情最深的告白，不是鲜花与誓言，而是这么多年过去，依然有人愿意为你洗手作羹汤，有人愿意陪你慢慢吃每一顿饭。

如今再尝炒饼，虽不复当年的味道，却依然盛满了爱的温度。原来有些味道会变，有些不会。

这世间最长的情书，其实，都写在一日三餐里。在粥饭升腾的雾气中，在共享的每一个空盘里，在寻常日子的灯火里，流淌着醇醇的温情。



梦中圆梦

郭爱川

夜里，从梦中醒了，不知是几点。

仔细回味、品咂刚才的梦，“梦中圆梦”4个字跳出脑海。是的，真是在梦中圆梦。

梦中，我回了六平房。老妈正在厨房煎药，不大的一个小黑药壶。我说，家里有大药砂锅，还有个电的呢，等我拿回来。

药壶咕咕冒着气，溢出一些药水流来。我赶紧挑起炉圈，火不是太旺，又从旁边拨了拨炭，再放上药壶。

药是给3个哥哥熬的，我说，以后就我来熬吧。老妈笑着说：“你哪能顾上？你哪能顾上？”说话的样子一如平日，满脸的慈爱，满心的欢喜，是一直偏爱她小女儿的那种笑容与语气。

也是，我还得回学校上课，是顾不上。我不禁自嘲：又说漂亮话了。

想着走之前给老妈留点钱，让她花起来方便。然后，就醒了。留没留下呢？肯定是没留下。

我这还能说是梦中圆梦吗？只能说是心中有想法、最终梦未圆。

一直没睁眼，一直想着梦中的画面，想着母亲真真切切的笑容和她说的话，想着老妈的六平房小院和家里的后厨房，心里满是温暖，又满是愧疚。

有梦真好。只有在梦里，才能和已离世的亲人见面，那见面是如此温暖。

老妈离世已经25年了，老父亲更久远，迄今已48年。今年七月十五回老家上坟时，我和爱人说：以往我还以为自己挺孝顺的，这些年，越想越觉得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有很多遗憾。

真是这样。

孩子小时，老妈常来帮我带孩子。每次要从迎新街倒两趟公交车，走一个多小时才到。老妈不识字，难为她怎么记住的这路线。每次走时，我也不懂给母亲多带些吃的喝的回去，一进门，她还得上火才能做饭。再以后孩子稍大点，我出差，包括领着全班学生到北京春游，就把孩子留给老妈，只顾自己逍遥，没想过母亲的辛苦，更没给母亲留过什么钱。说是要带母亲上五台山、去杭州，结果都未实现。母亲走得很突然。痛定思痛，我让爱人带婆婆出去转转，不要让悲剧重演。

我大嫂曾给我学过老妈说我的话：我闺女从锅边边亲到我锅底底。“锅边边”好理解，“锅底底”大概是指我给老妈拉回去一车大炭吧。可也有不懂事的地方，怎么就不说带孩子回去一块帮着收拾呢？最让人无奈的是母亲不舍得烧这炭。她走了，哥哥们一块块装袋，请人把这些发回了原平的公婆家。哥哥们花钱、出力不说，做这一切的时候心里该是多么伤心难过？唉！这就是我的“锅底底”。

回想着梦境，回想着这一切，一大早思绪万千。

成长是终身的事。只是孝敬这种成长要尽早、要尽快、要尽力才好。不然，梦里也未必能圆孝心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初冬的寒意漫进窗棂，窗外，冷风渐起。回家时，餐桌上已摆好晚餐——炖牛肉在砂锅里咕嘟作响，凉拌芹菜腐竹清亮爽口，小米粥氤氲着温润的米香，还有那盘熟悉的炒饼，正散发着令人安心的热气。

爱人向来不善表达爱意，他的深情都藏在煎炒烹煮的烟火气里。而我所能做的，便是用一次次空盘，回应他那些不曾说出口的温柔。眼前的炒饼色彩明快，番茄丁嫣红，包菜丝翠绿，恰如记忆中那个永不褪色的画面。

多年前，我们还是一对年轻的恋人。单位附近的大排档里，总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傅。她穿着醒目的红色秋衣，黝黑的脸庞被灶火映得发亮，嘴角总衔着一支烟。伴着烟圈袅袅升起，她利落地掂起铁锅，食材在烈焰中欢快翻飞。一碗素白的饼丝，一把脆生的豆芽，几刀清甜的包菜，最后浇上那个年代特有的罐装番茄酱。在呛人的烟火气中，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饼便摆在了我们面前。

那时，我们总是头挨着头，分享这盘简单的美味。二十多岁的年纪，虽然清贫，却从不觉苦涩。两颗心在蒸腾的热气中越靠越近，每一口炒饼都嚼得出幸福的滋味。

一路走来，慢慢明白，婚姻就是把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过成细水长流的日子。它会偷走热恋时的悸动，却会还你深夜归家时窗口的灯光；它会磨平浪漫的棱角，却打磨出更契合的轮廓。就像这盘炒饼，虽然少了街边的锅气，却多了家的温度。

我夹起一筷子炒饼，正好迎来他的目光，相视